

## 題目：摯

我總依戀著藍天，空淨無瑕的藍、奔逃著雲朵的繽紛、甚至夕陽將拉上夜簾入睡前的瑰麗…。那陣子心像築了一堵高牆，跨不過，似在夢中又似在現實，回頭張望，連影子也消失在枯木碎石之間，試著往左或向右繞過，卻發現迎面而來的是永無止境，於是我時常跑到外頭向上傾訴，無助地期盼它能為我帶來一絲地救贖。

記得在國三，班上與其他學校合辦聯合美展，一幅幅的畫作如同衛兵站崗般一字排開，濃烈的色彩交互衝撞上來砸了滿身，我在這應該靜心欣賞的處所喘不過氣，眼前來往的人群糊了視線，所以我逃跑了，逃離那開始扭曲變形的空氣，外面是與裡面大不相同的緩慢，腳下的步調躍動在公園的綠草尾根，我暫時拋開那些防曬之類為了美的堅持，躺在溜滑梯上仰望，一卷青藍色的書簡攤在空中，描繪著些許的綿白，正好，此刻我需要的就是這樣恰好的鬆散，我醉了般讓思緒沉浸其中，突然，一陣喧嘩劃進，一群他校的女學生邊嬉戲打鬧地走向門口，然後，我看見了你，一襲長髮如瀑布自髮圈繫起的小孔流瀉而出墜在腰間，不知為何，我忍不住多瞧了幾眼，人群中的你，好特別，說不上來是怎樣子的感覺，卻輕輕地、悄悄地印在心裡，當時，我還不曉得，你是上帝在我迷惘混濁的生命中，為我倒下的一潭清泉。

我們的故事是一首節奏緩慢，肅靜的詩，如同落葉拂過水面漾起那般輕柔的漣漪，高中放榜後第一天上課，我全身緊繃地踏進吵雜的教室，隨便挑了個座位便坐下低頭不語，或許放榜那一刻，我已踏上上帝為我鋪築的道路，顛簸，但筆直向前。因為暑期尚未分班，僅以入學分數大略分了兩班，一個教室內擠了五十多位第一次基測入學的學生，正當我轉身和國中同學聊天時，竟看見你坐在後頭，你是我未來將同窗三年的同學！我感到不可思議，又開心不已，暑期的第一堂課是英文，老師藉抽籤尋找同學的遊戲，讓大家彼此認識，我國中同學跑來告訴我她不敢問，更巧的是，她抽中的是你，於是我們有了第一次的談話，你的聲音很輕，像兩歲的孩子一樣，卻不突兀，反而顯得溫柔，那份獨特的氣質至今，我還難以形容。

正式分班以後，我們美術班是十六人的迷你班級，女生十三位，男生則是稀有動物，只有三位，吳岳、絮涵、阿田、小花、SOSO、咩樂…。很快的，我找到了個性上十分契合的朋友，高中的開始感受與國中很不同，輕盈，沒有猜忌、仇疑的怪異氣氛，是快樂的，大家經過篩選進來，本質上就遠比過去還相近，我們一夥人早上打掃時都會邊掃著地邊玩，說通俗點就是青春洋溢的學園生活，不過，太想認識你的緣故，我始終都無法放開心胸，問沒幾句話就說不下去，非常的不好意思，因此一直都維持著不太熟識的狀態，有時我會賭氣跑到角落踢個幾

下，然後同學們就會笑我一個快一百七十公分的高個兒還這麼膽小害羞，偶爾妳無意間聽到，也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便又繼續做自己的事，我們之間的交集彷彿被侵略的蜘蛛網，稀疏欲墜。

妳畫中的色彩如克利般樸實而深沉，心靈的影子乖巧地伏睡在每一片塗抹裡，筆端揮灑得千變萬化下，是偶發藝術隨性自然的神秘，我自認我畫中的濃烈與厚度，有點馬諦斯的感知，矛盾顛倒構成的世界，站著基里柯的身影，這之間看起來是大不相同的調調，若是說我們真的碰在一起呢？是相斥？是相容？還是相安無事呢？我非常好奇。

高二下那年，我因為通車的關係與別班的一群同學變成了好朋友，下課都會跑去跟他們聊天，好幾次中午約好一起一個隱密的地方吃飯談心，走去上課或是員生社的路上，手時常是很忙碌地一直伸起來打招呼，我沉浸在朋友很多的氣氛裡，覺得這種感覺很快樂，但每當我走向別班的同學時，班內的人表情都會變得十分怪異，我思考了很久，仍究看不出是什麼樣子的情緒，於是在某一天的下午，詢問班上一位女同學，在聽到答案的瞬間，我傻掉了…。

「大家覺得妳只會跑去別班，一點也不在乎班上，所以都不太想理妳了。」

這發展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。

放學後，我盡最大的力氣藉腳踏車狂奔，掠過書店，掠過 Coffee café，略過每一個我日日停留仰望的街角，後方延伸的灰黑與氣味，掀張起撲殺上來，吞噬了我，我沒了天空，只瞧見地上的陰影，這是無意義的舉動，的確，我讓心上的烏雲遮蔽了思緒，我不知道，我對自己下了道無解，甚至纏流在其中，忘記向上看的角度，我陷進無底泥淖直旋而下，僅殘髮絲末梢慢速飄移，多久了？那一年現在回想起也不過成了一瞬。

那次的跌跤摔得很重很重，我才知道我觸碰人心的角是如此的鈍，雖然情況與先前並無太大差異，但發覺後看到的只有尷尬的笑容、帶著冷漠的視線…之類等等我從未察覺的模樣，我也笑不出來了，夜夜淋著淚雨，驚醒於惡夢之中，對，我是真的察覺不到背後蠢動的竊竊私語，直到本質已徹底扭曲變形到我不看見也難，為了擁有多一點的朋友，反倒失去了更多，人脈廣的虛榮感，讓我變得好髒。

每晚的惡夢不論什麼內容，皆是分離的場景，先是班上，老師，最後…是妳，黑眼圈擴散到頰上，哭醒已成常事，就這樣持續到高三上大學參訪的時候才得到釋放。活動前一晚，我又夢見妳討厭我，整個人在隔天變得很憔悴，恐懼壟罩全身，圍毆、算計、欺壓…，我都經歷過，導致一有人對我不滿，就會害怕得幾乎要迷失了一般，所以我一直沒有個真正安穩的依靠，好朋友當然有，但我仍是一個人站在空室裡，只有蕩漾的回音相伴。

參觀大學校園的路上，我一直失神，想走在妳身旁又不敢，這情景沒有逃過妳敏銳的觀察力，上車休息時妳跑來坐在我旁邊，問我怎麼了，是不是發生了什

麼事，起初我不願講，硬忍著情緒，畢竟我夢到的是妳，要我怎麼去開口呢？妳見我不講也未追問，只是輕輕地握住我的手。

「不用害怕，我不可能會討厭妳的。」

妳是怎麼知道我的難過？這句話我尚未問出口就潰堤了，淚水無法控制地狂流，妳抱著我聽我一句句訴苦，我想，我找到我心靈寄託的處所，我真的能當妳的好朋友嗎？我問妳，妳笑著說當然。

大家從未嘗試勸說就直接放棄了我，而妳不疏離，撿拾起一條素布替我拭淨，就這麼小小的一個舉動，便將我自緊閉的密室裡救贖出來，妳溫柔細膩的內心深深地吸引著我，妳是我最寬廣遼闊的一片天空，承載著我最大的思念與情感，雲朵輕柔地包覆我全身，好舒適，好安心…。我愛妳，那並不是愛情，雖然我以極其感性的口吻描述我對妳的感受，使得表面看起來像同性戀者的愛慕，但其實是超越普通朋友，更真摯的情感，非屬愛情的範圍，而友情似乎也不足以概括。

我們開始一起上放學，一起吃飯，一起讀書，一起畫畫，走到哪只要看到其中一人，就幾乎能確定另一個人就在旁邊或是附近，傷心難過時，我們相互訴說，尤其我個性上較為悲觀，妳都能分析事情始末並告訴我解決的方法，我變得好快樂，好幸福，同學們又回到我身邊，開心的告訴我說我變了，變得好開朗漂亮，而這些變化都是因為妳，是妳讓我拋開了過往晦暗的一面，迎向光亮。我們一樣喜歡天空變換無窮的美麗，所以時常在放學後，找到一個空曠的處所，倚靠在一起向上觀望，我們像是認識了好幾十年的朋友一樣，有著絕佳的默契，許多事情都不用多說些什麼就能知道對方的想法。

學測成績出來後，我們一起到台北藝術大學面試，妳輕鬆地以第十名上了，我…很不爭氣地一分之差落榜，妳開始四處閒逛，計畫大學生活的種種，我卻得悶在室內為指考日日苦讀，我知道這項結果是諭示我們熟識後的第一個分離，而且，還會更多。

果不其然，指考放榜後我上了嘉義大學，暑假過後我們將相隔遙遠的距離，一個在南，一個在北，縱使難過得哭不出聲，我還是想永遠記得這一切回憶，於是我拿起筆寫下我們之間的故事，紀念我們的相遇。我手下的墨黑留出了緬懷的聲音，空白推入，灰色的魚悠遊，字間裡有我的淚水，未來，妳將遠走到北端，而我會在這永遠守候，寂靜之中用心對談，看著天空，想念著妳。

「妳會想我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會，因為我一直都在。」妳回答。

我笑了。